

為了群眾同盟而聯結運動的政治

武藤一羊

翻譯：黃小媚

（以下是我的一篇題為《走向全世界人民自決——我們需要新的運動之運動以動員全人類同盟的進程》的最後一部分。文章見於由傑伊·塞恩編寫的《運動的運動：第二部分》，「開放世界」叢書，2019）

今日的社會運動，在我看來，面臨著這種（如何對抗多層次、強硬的壓迫的）歷史挑戰。社會運動在構建同盟的大業中發揮著決定性的作用。博阿文圖拉·德·索薩·聖多斯在討論世界社會論壇和全球左翼的時候，提出世界社會論壇的傑出貢獻便是「由運動政治過渡到聯結運動的政治。」他所謂的聯結運動的政治指的是「認為倘若沒有和其他運動結合，任何就社會議題而進行的運動都不能夠成功的政治。」我完全同意。但是，聯結運動的政治不止於此；而且，也不僅僅適用於就社會議題而進行的運動。在人民同盟的大框架內，還有另外一些更廣泛的重要性。另外一些同樣重要的特徵如下：

1. 聯結群眾的政治：聯結運動的政治倘若想要發揮作用，就必然要聯結群眾。有意義的社會運動總是會有機地從屬於各自的群眾基礎。聯結運動的政治只有在與聯結群眾的政治結合、而不是自我封閉時，才能真正發揮作用。換句話說，聯結運動的政治成功與否，取決於能否帶來聯結群眾的政治，並最終導向群眾同盟的建立。
2. 運動與群眾基礎：我並不是在說，某個特定的運動能「順理成章地」、壟斷式地代表一個或多或少整齊劃一的群眾集體。人民大眾是具有變動性的集體，包括了複雜多樣的個體。聯結運動的政治要靠能與這個集體產生並不斷再創造有機聯繫，來證明自己的實用性。聯結運動的政治也能作用於能產生多種社會運動的同一個群眾基礎。

3. 互動：在積極環境內的人與人之間的互動，無論是作為集體還是作為個體，都是構建同盟的主要措施。在充滿敵意的環境中的互動，只會激化敵意、不信任、衝突。但我們有足夠的經歷可以證明，來自不友好甚或敵意背景的人，一旦在友好的環境中相遇，會意識到每個人都不過是普通人和朋友而已。
4. 媒介：且讓我把這種互動稱為善意的互動。另一種是惡意的互動，只會讓衝突惡化。想讓善意的互動發生，媒介是必須的。社會運動被認為是媒介的重要組成部分。舊有的體系認為，一個人從屬的政黨代表了他所從屬的階層；當代表一群人的不同政黨走到一起簽署同盟合約的時候，就意味著階層聯盟成立了。現在我們知道了，暫且不論政黨，運動本身並不能代表群眾集體；是群眾本身互動，進行結合，形成集體。在這過程中，建立在群眾基礎上的運動發揮了必不可少的媒介作用。
5. 紐帶：當不同的社群之間甚至存在著明顯的敵意時，如何能讓善意的互動發生呢？在這裡我無法關於這個重要的話題談論太多，因為這和哲學相關。但是我們都知道，某些紐帶讓人類能夠友好共處。儘管有些相反意見和證據總是想讓我們變得憤世嫉俗，我們不能全然否認這深藏不露的社會（紐帶）的存在。基督徒或許會稱之為愛，哈特和奈格里稱之為「愛」，儒家稱之為「仁」（至上的道德，或者善意），佛教徒稱之為「慈悲」，其他人以其他的名字稱呼。我不敢擅自為其安上一個名號，但在1969年，我們稱其為「人性」（peopleness）。更實際一點，理論家、跨社區理論的倡導者約翰·布朗·查爾斯提出的是「普世的道德——尊重」。所有的這些定義都指出一點，那就是人類有能力創造聯結，並將之呈現在多面向的實際操作中。
6. 內部影響：善意的互動不僅僅可以在群體之間產生影響，也會對主導團體的內部權力關係和文化產生影響。通過善意的互動，身在其中的社區經常會傳達出新的價值觀，久而久之便會對原本僵化的、經常壓迫某些或全部

成員的價值體系產生衝擊，啟動有教育意義的進程；後者反過來也會促進內部文化和關係的變化。

7. 結構變化：我們說，在資本主義體系中，不同的集體和群眾集合被不由自主地裹挾在充滿敵意的關係中，尤其典型的是在等級化的體系中。因此，倘若壓迫和被壓迫者、剝削和被剝削者、控制和被控制者的關係依舊存在於這些團體之間，那麼就算有了善意的互動，同盟關係的構建依舊不可持續。想要讓同盟關係的建設能夠持續發展，就必須減弱當前結構化了的、不平等的權力關係，並朝著有朝一日此體系能夠終結的方向努力。否則，同盟關係的建設只會是一紙空話，失信於群眾。
8. 同盟和經濟關係：這一點把我們帶到更大範圍的討論中：建設另一個世界，或者另一個全球社區。傳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會認為，工農聯盟不僅僅是革命力量的中堅，也是在未來的新社會里工業和農業，或者城市與鄉村之間的經濟聯結的基礎。第一波嘗試（大多數是負面的）應該從這個角度重新進行評價，也就是從階級聯盟和對抗的經濟關係層面。我們所期待的群眾聯盟，儘管將比工農聯盟會有更複雜的內部結構，並孕育著將來另一個世界的經濟關係模式。這意味著，群眾聯盟不僅僅是政治同盟——而且這個政治同盟極有可能在政治目標達成的時刻就垮掉，更是未來社會的胚胎。通過互動和關係的轉變來建立聯盟，也牽涉到轉變現有的經濟社會框架內各種元素和活動之間的關係，使之朝著另一種經濟模式轉變。
9. 和自然對話：互動不僅僅只是人與人之間的互動。建立同盟的過程中包含了對整個資本主義驅動下的現代文明的反思，尤其要反思其對自然（包括我們的身體）的自大自負。我們將啟動與自然的互動——或者說對話，學習尤其是原住民的智慧，找到方法，通過重新定義「發展」和「進步」，來彌補我們自願加諸於己的破壞。
10. 確立人民憲章：通過積極善意的互動來構建聯盟，這一過程是不斷變動的，因此也是流動性很強、善變的。在這一個過程的每一個時期，相關團體必須確保能夠在特定時間就條款與合約進行協商。換句話說，這一持久

的進程需要准點有效的進行。這也代表了聯盟成立進程的官方面貌。也就是說，我們在不同層面提出聯結群眾的社會合約。其中一些或許是寫出來、簽了名的；另外一些可能被接受成為新的行為規範。當民族國家依然存在的時候，這些自發形成的合約或許會被體制化，或者甚至作為國家法律，或者被寫進國際法里。允許我強調：這一進程已經在進行中了，但不一定被視為是建立另一個世界的步驟，卻只會被當做是基於某些事件的結果而已。因此，事實上，聯盟的建立過程，或明或暗，也是社會合約的締造過程。這些合約、合同是可以被更改的，而且事實上也因應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而在發生著變更。當行動者試圖通過聯結運動的政治去改變合約的時候，運動就發生了。當這些無數自發的、聯結人與人的合同與合約擴散開來，積累得越來越多，聯結世界上越來越多的人的活動並開始指引著事件的發展時，我們就接近人民自決了。這一自決的基礎就是人民憲章，這一憲章包含了數量龐大的合約，並且還在不斷更新中。

運動還是空間？——世界社會論壇作為一種新的運動類型

現在，我回到當下的運動中來——「運動的運動」及其重要活動場所，即世界社會論壇。我一直以來都聽到這樣的爭論：究竟世界社會論壇是個空間，還是個運動？這個爭論關乎世界社會論壇的本質。我從不懷疑世界社會論壇是場運動，但顯然是新類型的運動。奇科·惠特科爾或許是堅持「空間論」的最有力支持者之一，他說：「運動和空間是完全兩回事。」我不同意他這個運動和空間二分法的觀點。根據奇科：

「一場運動聚集人——運動的活動者，正如政黨的活動者一樣——他們決定組織起來，一起為某個目標行動。運動的組織和存在包含了：定義策略以完成目標；編寫行動綱要；以及在成員中指派任務——包括指派負責領導運動的人。負起責任的人將指導這場運動的種種運作，領導眾人——通過或者專制或者民主的方式，這取決於運動的奠基人所做的決定——在集體行動中擔負各自的職責。不論內部決策過程、人員任命過程有多麼民主，運動的組織結構避不可免地——

定是金字塔式的。另一方面，運動的有效與否取決於其具體目標有多清楚、多精確；也因此受限於其本身所處的時間和空間。」

誠然，世界社會論壇不會是、也不可能是惠特科爾所說的那種社會運動。當然，或許有些人想把世界社會論壇按照那種模式進行組織。但拒絕那種運動模式，不代表讓世界社會論壇淪為供免費使用的空間。在這兩極之間，是一種新的社會運動模式的可能性和必要性。我相信，世界社會論壇應該將自己發展為這樣的運動：致力於促進和協調不同群體之間的對話，並自覺主動地促進群眾聯盟的建立和發展；這些群眾聯盟建立在多邊合約的基礎上，並將成為全人類自決的人民憲章的軀乾。

這樣的努力算不算一場運動？我認為這恰恰就是人們所說的運動之運動。這個新興說法模糊地指出了不同運動之間的合作，但也可以被理解為是一種暫時的、功用主義的合作。我認為這個詞可以有更多的含義。

世界社會論壇為一種新類型的社會運動創造了絕佳的可能性。事實上，在論壇上為數眾多的工作坊和各種活動讓各個建基於社會議題、派別、階層、性別的社會運動團體——大多數時候都是獨居一隅的——有機會走到了一起，發展出共同的平台，採取共同行動。但是，在我看來，世界社會論壇在聯結運動的政治方面，做得極少或者根本沒有。就我所知，過去曾作為自願項目的社會運動大會並不是用來、也不被允許用來討論嚴肅的議題，或者協商成立跨國聯盟。確定國際行動的日期、在共同目標上達成一致，本該是社會運動齊聚一堂時最該進行討論並確定的事項。現在我們應該清楚地認識聯結運動的政治，以及出於此目的的聯結群眾的政治；我們應該將之視為社會運動的新維度。

我認為改變的時間到了。很諷刺地，布什政府給了我們關注點——戰爭；世界貿易組織給了我們另一個——新自由主義全球化。世界社會論壇作為有效的場所，大批聚集在此的人們形成巨大衝擊力，作為「另一個超級力量」被世界所知。但是，隨著布什的下台，刺激點也消失了，徒留帝國和全球資本主義陷入

泥潭中；因此，可以動員群眾的全球敵人也隱了行蹤。我們必須找到方法，通過運動的運動，在我們之中組織自己；而不是只是通過與全球力量對峙。